

宁波籍水彩大家张英洪

以70余年求索践行
“要画中国人的水彩画”

周晓思

对张英洪而言，“水”既是贯穿一生的创作媒介，也是化不开的故土情结。8月14日，“水问东方——张英洪的水彩艺术与时代回响”在宁波美术馆正式开展，百余幅绘画作品、珍贵手稿与文献档案，系统铺展了宁波籍艺术家、“海派”水彩重要代表张英洪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。

从江南水乡的氤氲诗意到古陶金石的厚重沉凝，这位高喊“要画中国人的水彩画”的艺坛先行者，以一生的笔墨求索，回应着水彩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媒介，如何扎根东方文化的时代之问，更以一场归乡大展，圆了萦绕心头的故土夙愿。



张英洪《东方（1）》水彩粉画（宁波美术馆藏）



张英洪《陶颂1》水彩粉画（宁波美术馆藏）

从风景描摹到东方精神的突围

在中国水彩由引入、研习到转化、建构的百年历程中，张英洪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探索者。1931年生于宁波的他，1946年考入上海美专，1949年转入杭州国立艺专深造，又与潘思同、张眉荪、潘长臻等同辈画家并肩拓路，亲历了中国水彩从照搬西式范式到构建民族语言的全过程。

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他曾任中国水彩画家学会会长，著有《水粉画技法》《绘画色彩知识》等专业教材，出版《张英洪画选》《当代中国实力派画家作品集·张英洪卷》等多部画集，作品《企》曾获第二届全国水彩（粉）画展优秀奖，画风简练朴茂、清新古拙，兼具装饰意趣与文化底蕴。

展览第一板块以时间为轴，勾勒出艺术家从媒介探索走向文化表达的蜕变轨迹。“水之为媒”单元聚焦其早期江南水乡创作，河道蜿蜒、桥影错落，灰瓦白墙隐在氤氲水汽里。张英洪没有沉溺于细节描摹，而是将江南特有的湿润空气感融入画面，让“水”超越了材料属性，成为组织画面、营造东方意境的核心元素。

策展人王雪特意为点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：早年静物画中承载花卉的多是西方玻璃器皿，到了“以物寄情”单元，渐渐换成了青铜鼎、古陶罐。器物的更迭背后，是艺术家文化自觉的悄然觉醒。他以概括性造型、平面化构成与装饰性色彩重构画面，将笔触从景物再现推向情感与文化表达，同时把上海港口、工业厂区等时代场景纳入笔下，以朦胧诗意的笔触回应所处的社会变迁。

晚年的“音乐系列”与“陶颂系列”，是张英洪对“东方水彩”极致的探索。酷爱交响乐的他，作画时常将同一首曲目循环播放数十遍甚至上百遍，把听觉的乐章拆解为线条、色块与节奏，让声音的律动转化为视觉的张力，作品《良宵》便以明快纯粹的色彩与灵动的线条，完成了音乐意象的水彩转译。而“陶颂系列”更是彻底打破了水彩“清透明快”的刻板印象——他大胆将黑色引入调色盘，把油画调色油融入水彩颜料，利用水油相斥的特性制造斑驳肌理，甚至加入拓印手法，让轻薄的水彩拥有了宣纸般的温润、金石般的厚重。这种突破在当年的水彩画坛极具先锋性，他没有被“水彩必须清透”的固有认知束缚，而是以东方文化内核重构了水彩的审美边界。

“要画中国人的水彩画”，这句被他反复提及的主张，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在一次次材料实验、语言突破中落地生根的艺术信仰。



观众在展厅（周晓思 摄）

从一人求索到薪火相传的回响

张英洪的艺术影响，从来不止于一方画布。作为深耕高校讲台数十年的教育家，以及中国水彩画坛的重要组织者，他把自己的艺术理想，通过教学、办展、搭建学术平台，播撒成了一代人的创作共识。他先后执教于同济大学、上海轻工高等专科学校（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），并受聘为中国美术学院、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，数十年教学生涯中，始终将“时代性、民族性、个性”的创作主张融入课堂，不以单一风格束缚学生的表达。展览第二板块“水脉延续”中，不同年龄、地域、风格的艺术家作品并置而立，恰恰印证了他“尊重个性、鼓励创造”的教育理念。

在学生眼中，张英洪是严师，更是引路人。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平龙至今记得1986年随先生赴三峡写生的经历：寒冬里住三块钱的简陋旅店，船行江上时水花溅湿衣衫，先生却只顾着凝神落笔，念叨最多的是“不要怕变，要往前走”。这种不设藩篱、鼓励突破的教学风格，滋养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水彩创作者，许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水彩画坛的中坚力量。

张英洪还是中国水彩事业的重要奠基者。他牵头组建上海水彩画研究会，与潘长臻等前辈共同发起筹建中国水彩画家学会，连续筹办多届杭州中国水彩画大展，开办中国美院首届水彩画高级研修班，为全国水彩创作者搭建起展示与成长的平台。研讨会上，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名誉会长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周刚感慨，正是张英洪这一辈人秉持着对艺术的真诚、对历史的负责，才为中国水彩打下了坚实的地基。

从上海到杭州，再到家乡宁波，他的艺术足迹串联起长三角水彩发展的脉络。2005年宁波美术馆开馆之际，张英洪便是特邀艺术家，专程回乡为本地文艺界带来专题讲座；2013年他再度返乡举办个展，手把手指导青年创作者。宁波市美术家协会水彩艺委会原主任林绍灵至今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陪先生逛保国寺的经历，正是那次相遇，让他走上了水彩创作之路。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，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艺术水脉，这也正是展览主题中“时代回响”的深意所在。

从泛黄纸页到故园归展的深情

如果说画作是艺术家交出的公开答卷，那散落的手稿与文献，便是答卷背后滚烫的思考轨迹。展览第三板块“水迹存真”里，泛黄的讲稿、反复修改的文稿、往来的书信、出版的专著与艺术年表依次陈列，与绘画作品相互印证，拼凑出一个更鲜活、更赤诚的张英洪。这些带着岁月温度的第一手资料，填补了单纯作品解读的留白，让观众得以走近艺术家的精神现场。

展墙上，一份首届中国美院水彩画高研班的讲话稿格外动人：这已是修改后的第二版，纸面上贴满补缀的纸条，密密麻麻的记号与批注，显示着他对每一次学术分享的郑重。创作随想、书籍序言的草稿，同样改了又改，字里行间是对艺术近乎执念的严谨。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原副主席徐明慧在研讨会上说起一个细节：当年作品出国巡展，张英洪特意打来长途电话，叮嘱她自己的画用了油质材料，一定要用纸隔开，别蹭坏了其他作品。

在宁波美术馆馆长张维萍看来，这场展览绝非一次普通的作品陈列，而是一次“打捞历史、梳理文脉的知识生产”。从2008年到2020年，张英洪家属先后三次向宁波美术馆捐赠作品34幅，加上这次新入藏的作品，馆藏总量已达37幅，构成了本次展览的核心家底。从2005年的开馆之约，到2013年的回乡个展，再到今天这场系统的学术研究展，二十余年的学术坚守，最终让这位宁波游子的艺术人生，在家乡的展厅里得到了完整的呈现。

开幕式上，张英洪长子张雷难掩动容：父亲常年旅居沪上深耕艺坛，却始终心系故土，在家乡举办一场水彩展，是他毕生未了的心愿。如今，画里的东方意境与画外的乡土情怀终于在甬城相逢，七十载的艺术求索在家乡的土地上开出了花。

“水问东方”四字，重逾千钧。“水”是水彩媒介，是流动的文脉，也是化不开的乡情；“问”是贯穿一生的艺术追问，是对中国水彩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；“东方”从来不是一个既定的答案，而是在代代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文化自觉。作为宁波美术馆本土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，这场展览不仅是对一位桑梓名家艺术生涯的致敬，更以个体为样本，丰富了中国水彩本土化发展的地方叙事。

■锐观察



海报

雁冰

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是文牧野身兼导演和编剧的第三部电影长片作品，之前的《我不是药神》和《奇迹·笨小孩》都实现了票房口碑双收，这一次，主创交出了更加成熟、自信、精彩的答卷。四年磨一剑，时间花在哪里，最后都有迹可循！

讲一个好故事

徐福，一个厨师，从东北冒险来到中东地区，原本想赚点快钱养家还债，但随着局势急转直下，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。

和我们熟悉的《战狼》《万里归途》《红海行动》不同，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的故事只有小人物面对命运不受掌控时的本能。初来乍到时，做饭只是打份工，但看到当地民众吃得幸福，徐福渐渐开始融入；战争刚爆发时，做饭成了生意，看见众人暂时忘却外面的炮火，他既想再多赚点钱又想早点回家；到了美军大营，做饭换取庇护，他见不得食物被浪费被滥用；到了极端组织“学校”，做饭成了保命的工具，他见到了更残暴、反人类、无人性的“浪费”；决定为孩子们放手一搏后，做饭回归本能，那一锅用最原始的器具做出的烩饭，成了所有人关于“获救”的味觉记忆。

发芽的土豆、辣椒、烩饭……电影始终都没有脱离徐福的厨师身份，食物不仅表现出他的变化，反映了他看到的世界，最终也建构起整部电影的脉络。

从古至今，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重视食物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食物连接着人和人的感情。比如，徐福和赛夫之间的转变始于徐福为赛夫半夜偷偷去厨房做饭发火，后来发现赛夫是为了给大家加餐且很有做饭天分，徐福一边偷看一边学。又如，ABC吃饱喝足发酒疯，马俊生下意识把他面前的两盘菜端走，而徐福接着安慰ABC，“不算你钱，我给你涮豆腐吃！”——这是中国人能秒懂的情绪和分寸。

中国人见不得粮食被浪费，这也是徐福好几次发火的动因。在美军大营里，施虐把刚做好的菜全掀在地上，徐福急得用蹩脚的英语说“你这样，bad bad！”再者，徐福之所以会对“校长”动恻隐之心，一方面因为他道德包袱重见不得残忍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，对厨师来说，辣椒不该是这个用途。然而，这种“不想浪费”的心思，到了极端分子的“学校”，就变得更加触目惊心……

徐福和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陆勇一脉相承——之所以最终会近似圣人，不是因为神性，而是因为人性。最初，他凭着对朋友的信义随手救了小女孩，寄托的是对女儿的思念，但到了他向赛夫解释“师父”就是半个父亲时，这份“父爱”已经不掺杂对女儿的移情，他教给赛夫的厨艺，不仅是一门手艺，更是一个“如何活下去”的选择。

把一个故事讲好

文牧野的作品向来以文学性见长，但电影作为一种工业，光有文学性还不够，能通过镜头调度讲故事，才是它区别于其他文艺类别的关键。这一次，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也贡献了多处精彩的镜头语言。

一处精彩的镜头语言是煎蛋的蒙太奇。煎蛋本身是剧情的一部分，是徐福为孩子们送行的方式，但镜头停留在锅上——蛋壳被打开，蛋清蛋黄遇热滋滋作

响，逐渐煎到金黄，继而焦黑，直至糊在锅底——镜头一边记录煎蛋过程，一边切入孩子们一次次出发——观众会痛心地感受到徐福煎了很多个蛋，送走了很多孩子，而最终糊在锅底的焦黑的炭，既隐喻了那些已经成为物理意义上的“炮灰”，也反映着他的情绪变化。

“孩子就该是孩子！”“谁家的孩子那也是孩子！”徐福最终会选择救出一车孩子，当然有好友马俊生被害的触动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，我们从小读的书里写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这些字句早已渗透进每个中国人的血肉。

另一处精彩的镜头语言是扎伊德全家被袭。扎伊德原本是当地官员，也是龙餐馆老板，他做一切事的动机是为了赚钱给女儿治病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无法在战争中置身事外。镜头“无情”地记录了他和家人遭遇厄运的过程——刚刚还是其乐融融，转眼就是两死一伤，他冲出房子朝美军远去的车连开数枪，最终无力跪地。这个长镜头让观众“现场直播”般地看到了他的仇恨因何而起，因为看到了“恶”的过程，标签就不复存在，后面他的“黑化”让人更多地感到无奈。他后来的复仇里也没有兴奋，只剩下具空壳，反而是再一次吃到徐福做的饭时，才流露出了久违的一丝光亮。

扎伊德和赛夫构成了对照组，面对仇恨，一人拿起了枪一人拿起了勺，枪制造更多伤亡，勺让更多人“好好吃饭”。

表达一个朴素的愿景

电影中，徐福一直本着“互不干涉”的原则，不介入任何因果。但有人问他：“徐先生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和战争无关吗？”

徐福沉默。一来自己身在其中，二来他不可避免地目睹感受了每一方的状态。而他的存在本身，对每一方来说就是一个“变量”。

于是，电影最妙的地方就体现在了片名——我们会不自觉地念成“欢迎来到龙餐馆”，但看完电影以后才会发现这个“到”字删得妙！龙餐馆是一个餐馆，但又不是一个具体的餐馆。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，它是徐福用锅铲制造的“结界”。徐福在哪里，哪里的人就有机会“好好吃饭”，在战争中暂时喘口气。欢迎来到“龙餐馆”，欢迎来过一种“好好吃饭”的日子。

是的，这是一部“反战”电影。

世界影史里的“反战”经典电影有很多——《西线无战事》里的战争吞噬热血青年，《全金属外壳》里的战争把人异化为杀戮机器，《美丽人生》里的战争摧毁了无辜家庭，《奇爱博士》讽刺军政体系，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写极权之下普通人的选择，而《卢旺达饭店》《血钻》《无主之地》则揭露了现代内战的真实处境，各方合谋制造苦难，国际干预虚伪无力。

“龙餐馆”的反战，刻意淡化了意识形态，却神奇地囊括了上面所有视角。电影甚至刻意淡化战争发生国的标签，就是为了让观众剥离“群体”后看见“个体”，因为真实的战争远比电影呈现的更复杂更残酷。

同时，电影清楚地告诉观众：理想国是不存在的。龙餐馆一度是个不被战争打扰的、近乎世外桃源的场域，很快就被查封。身处战争，无论属于哪个阵营或者保持中立，都无法置身事外。真正能“好好吃饭”的前提，是你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。

好好吃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自信。

烩饭与煎蛋，拿枪或拿勺
浅析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创作之妙